

大同和小异:文化视野中的文化小传统和文化大传统的审视与解构

黄适远

(新疆文化厅 新疆艺术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中国自周代就有了文化大小传统之分。从最初建立了雅言、雅乐和礼仪开始,就表明了一种和民间俗乐的区别。从文化社区观察,大小传统基本各自传播有序,官方、城市、庙宇是文化大传统的辐射区,乡村、牧区、山区则是文化小传统的专属区。二者的功能和属性,都是为维系和制造“文化秩序”或曰“文化伦理”,使其成为社会的统一价值观,使社会得以有序推进。

关键词:大同小异;文化视野;文化大小传统;审视解构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X(2014)01-0036-04

一、文化小传统和文化大传统的缘起和在中国的叙述

历来有学者认为文化上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野来自于欧洲舶来品。西方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其中重要一个依据是自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后,中国学界虽未风靡,但是余英时和叶舒宪、张海洋都是积极的倡导者。

在雷德菲尔德眼里,所谓大传统,就是指都市上层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以文字记载的文化,而小传统则是在另外一个体系小规模里组成的共同体,尤其是乡村中通过口头传承的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先生在他的《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讲座中认为:“欧洲学者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雷氏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进行了修正,认为二者在传播上是非对称的。大传统通过学校等正规途径传播,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对大众开放,故大众被排除在这一系统之外,成为一种社

会精英的文化。而小传统则被非正式的传播,向所有人开放,因此精英参与了小传统,大众没有参与大传统,从而推论出小传统由于上层精英的介入,被动地受到大传统的影响,而地方化的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影响则微乎其微,是一种由上往下的单向文化流动。”

叶舒宪认为:“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性具体情况,倘若既剔除孔子上智下愚二分法的价值判断色彩,也不拘泥于西方人类学家的雅俗二分结构观,那么有必要从反方向上改造雷德菲尔德的概念,按照符号学的分类指标来重新审视文化传统,把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1]余英时先生的大作《士与中国文化》中首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引入汉语语境。^[2]

二、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彼此构成和寻找

实际上,中国自周代就有了文化大小传统之分。从最初建立了雅言、雅乐和礼仪开始,就表明了一种和民间俗乐的区别,但是并不表明作为周代开始的意识形态对于民间文化采集的淡漠或无视。相反,周代一开始就倾注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收稿日期:2013-09-06

基金项目:系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场——新疆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研究》(项目批准文号10EG113)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适远(1969-),男,浙江嵊州人,新疆艺术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的热切,至今为人所称羨的《诗经》里的风雅颂大部分来自于民间“俗”文化,这不难发现,雅和俗就是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标志性符号。雅即大文化,俗即小文化。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立或相持,而是不断交汇交融甚至部分叠加,文化小传统既容纳于文化大传统中,却又保持着独立的文化气质和符号。从空间看,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中国历史上发生轮回性的颠覆后,新王朝就会“礼失求于野”。换言之,就是前一王朝崩溃后,收集整理的典籍、礼仪制度就会散入民间流入乡村,新王朝建立后,就会到民间搜集找寻,从而在中国形成了深刻的文化认同,为历朝历代所遵循,这也使中国基本保持了几千年的文明从未断裂。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律。

有人认为,大传统是从小传统中提炼而出的,因而小传统是大传统之源,同时,大传统来自民间又回归于民间。对此,只是看到了大传统的源头之故。一般对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认识是:假如没有大传统,那么小传统就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和注入;而没有小传统,那么大传统便失去了向全社会的辐射功能,主流文化根基便会不牢固。实际上,大传统对于小传统同样有扩容和启蒙。大传统里的许多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文化上的统一标准,诸如历代统治阶级控制的意识形态以及书同文、车同轨等标尺,由此而引发的思考是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究竟该如何对比,两者似乎重合又兼容。

从文化社区观察,大小传统基本各自传播有序,官方、城市、庙宇是文化大传统的辐射区,乡村、牧区、山区则是文化小传统的专属区。从文化更大的社区观察,历代官方意识形态形成的主要辐射区是文化大传统,而作为文化小社区的民间地域文化是文化小传统;从文化属性上看待,农耕文化形成的“述而不作”、整齐划一是文化大传统,逐水草而居游牧迁徙的游牧文化是文化小传统;从文化解构观察,儒释道的“三教”合流形成的文化大传统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绝对性影响属于文化大传统,即精英文化,而“九流”则以民间百态、民间信仰构成了另一个小社会,即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仔细观察二者的功能和属性,都不难发现,它们都维系和制造了“文化秩序”或曰“文化伦理”,成为社会的统一价值观,使社会得以有序推进。

众所周知,作为文化小传统的民间文化虽然名为小传统,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场。从内容看,它包括了民间的文学艺术,具体而言,容纳了民间文学(包括传说、故事、谚语)、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戏曲、民间美术等,可谓

洋洋大观。目前在已经被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中,在包容民间文化的同时,还吸纳了诸如民间传统手工技艺、中医药、传统体育和竞技等,内容更为博大厚重。同样可视为文化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国家层面和新疆区域”大小社区的视角对于文化大小传统的考察

国家层面的文化大传统,始终和民间文化小传统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血肉关系。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周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体裁“六代乐舞”,属于今天命名为“史诗”性质的原始乐舞。这些基本都是歌颂截止到周代的帝王功德的大型乐舞。诸如著名的《云门》《咸池》《九韶》《大夏》等。周朝为宫廷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和与之相应的典礼音乐,这类和民间俗乐有区别的宫廷音乐被称之为“雅乐”或“宫廷雅乐”,以其繁杂的结构和宏大的场面为中国音乐作出了巨大贡献。到汉代,乐府作为民间文化小传统在朝野取得了相当大的话语权,如“百戏”的出现使得汉代音乐面目一新,以至于寻求雅乐的汉哀帝下令取缔。但是,乐府却已经被宫廷接受和融合,特别是源于古代西域的“相和大曲”在汉代已成为民间乐曲的总称,成为汉代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共同欣赏的文化符号,打破了两者的分界,再现了一种来自于民间智慧的辉煌。及至隋唐宋元时期,文化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达到了空前紧密,最终隋唐广泛吸收民间营养,形成了隋唐赫赫有名的宫廷乐舞《立部伎》《坐部伎》;宋代形成了杂剧,活跃在勾栏瓦舍,为朝野上下共同欣赏,直接启蒙了古代戏曲的兴起和全新的文化大小传统的面貌。

从新疆的文化大传统来看,礼失求于野,寻找文化大传统的传统历来有之。以维吾尔木卡姆为例,木卡姆是文化小传统从民间走入宫廷成为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在走向民间文化小传统的再现。历经了多次在太平盛世时期由民间上升到宫廷、豪门,及至又从宫廷、豪门下沉进入民间,反复斟酌,几多往返,到14世纪逐渐涵盖了“西域大曲”的称谓和名称。西域大曲的结构特征充分反映到维吾尔木卡姆中,木卡姆中的歌、舞、器乐遵循了西域大曲的文化传统,以“散、慢、中、快、散”的结构模式和“深沉、优美、热烈、深沉”的情绪变化模式强烈暗示着这种血源的继承。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到16世纪叶尔羌汗国(其治所在新疆的莎车县)的宫廷中,《十二木卡姆》形成了16套大型歌舞套曲形式,其中的十二套木卡姆是其中的精华。至此,历史完成了一次集结,它宣告了集新疆各地木卡姆之成,并从此开始

定位了主色调,不断演化至今,对其他维吾尔聚居区的木卡姆从形式到内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木卡姆的过去可以清晰看到,经过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动荡,当作为王室宫廷的文化大传统的标志性符号“西域大曲”已经仅仅只剩下历史文本或躺在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等以一种沧桑的回忆而无法清晰自己的过去时,谁曾想到,民间的文化小传统居然保留了鲜活的“文本”——来自与文化大传统中的“西域大曲”。作为汉唐大曲的活化石,唤醒了我们对于过去的追忆甚至文化意义上寻找与识别。汉唐大曲的文献记载,为寻找木卡姆的最初面目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汉唐大曲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原生态形式在木卡姆中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体现,对今天实在是一个惊喜。如木卡姆中的琼拉额满、达斯坦、麦西莱甫把大小文化传统融于一身。但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作为核心部分的琼拉额满,这个来自于宫廷的大传统的记忆最终消失在上个世纪中叶。回眸历史可以说,历史的严酷让王室宫廷的文化大传统在自身的艰难生存中,逐渐游离于本来面目,丢失了部分记忆,舞蹈淡出,终于迷失了自己。但是广阔的新疆民间和绿洲依然保了作为民间文化的文化小传统。反复在历代王室宫廷与民间的锤炼,使得新疆木卡姆依然如故地坚持了多样性、丰富性的这个传统,虽然命运多舛,但现实决定了几经锤炼的古代龟兹大曲在血缘上并没有丢失,成为史诗般的新疆木卡姆,在千百年间得以流传存续。

还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清楚看到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之间的互动。作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群都存续的文学艺术形式——叙事长诗《达斯坦》也是经过历史上从王宫到民间这样的一个如织锦反复制作的过程。同理,蒙古人的《江格尔》《格斯尔》也是如此。客观地说,经过历代王室宫廷的精心培养酿造,特别是对来自于民间艺人的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进行熏陶与整理,这些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经过这个过程,这些文化信息和文化成果深入到民间的各个角落,在民众间得到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和流动,最终成为各个族群最为典型的文化符号。

当然,任何族群的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未必绝对互动。新疆小曲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新疆小曲子源于河州花儿,并融合了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在新疆又接受了新疆原居住人群的艺术,融合了多种族群文化,在新疆分布在汉、锡伯、回等各个族群中,百年间受到了热烈追捧。根据有关课题的田野调查表明,新疆小曲子大约产生于1857年前后,即清咸丰七年左

右,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曾向新疆移民,这些地方的移民主要是大批回族、汉族,这些人群在类似“走西口”的场景中,也把眉户、道情等戏曲、曲艺形式一并带到新疆,作为精神生活,最终成为一种来自精神的遗产深刻影响了后世,同时,积极和当地土著艺术等结合交流,从而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戏曲剧种。因此,可以说这种“移植文化”一开始是典型的源于民间的文化小传统,在新疆的下里巴人显示了活跃性。民间的自发还显示了一种固有的特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口耳相传,具有随意性。这些可以从新疆小曲子的早期活动中得到证实。民间传承基本是或师徒口耳相传,或是以业余性质自乐班(又名“座台子”)形式,在庙会或集市上演唱。根据资料掌握,新疆最早出现的戏班子是1940年在乌鲁木齐首先出现的职业化班社“元兴戏院”。他们边演出边培养了一批学生,但是职业化的过程非常短暂,到1946年,元兴戏院由于生计被迫解散,艺人流散各地,变成民间班社。这里有一个令人非常瞩目的现象,新疆小曲子流入伊犁的锡伯族人群,被吸收为锡伯族的艺术,成为锡伯族的新疆曲子,采用锡伯族语言演唱,成为文化移植的成果。至今,新疆小曲子在乌鲁木齐、昌吉、奇台、吉木萨尔、巴里坤、伊犁等地依旧为民间热爱,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班社茶余饭后活跃在大街小巷、百姓广场、婚礼喜庆等场所。

在新疆当代,我们荣幸地看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新疆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上万名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参与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新疆卷》全部出版,称为中国“万里长城”文化工程,这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约1600万字。包括《中国民间故事·新疆卷》《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华舞蹈志·新疆卷》《中国歌剧史·新疆卷》,蔚为大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一部巨著。这些可以全部视作是对于新疆民间文化——文化小传统的整理和保护,为新疆文化的“一体多元”作出了积极贡献和努力,是新疆文化的一大收获和美丽风景线。

四、结 语

文化大小传统之分实质是大小文化圈的相对独立和交融,文化大传统是文化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化小传统是次要矛盾和矛盾

的次要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交叉,各自在文化的空间里运行而又交合,彼此为对方输送新鲜的文化营养和文化因子。新疆作为区域中的小社区文化,是中华文明大社区中的一个局部显示,也再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丰富性及其差异性,同时也表达了新疆本身社区“一体多元”的文化属性。这是一种表明边疆文化自身在中华文明的文化大传统中积极生长的文化小传统,它是中华文

明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重释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N].光明日报,2012-08-30.
-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徐 梅】

Slight Differences in a Common Whole: Survey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Big and Small Cultural Tradition

HUANG Shi-yuan

(Department of Culture of Xinjiang, Xinji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Art Institute, Urumqi 830002,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difference between so-called big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mall ones since Zhou Dynasty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yayan (standard language), yayue (court music) and etiquette was the first signal of distinguishing from folk music. Big and small cultural traditions spread through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former spreads through cities, temples and official activities, while the latter spreads through villages and pastoral area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both are the same: that is to maintain a certain cultural order or ethics and make it the common value of society.

Key words: Slight differences in a common whole; Cultural view; Big and small cultural traditions; Survey and deconstruction